

價值教育的價值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通識科目有年，主要負責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相關科目，例如「價值與公共事務」、「政治哲學導論」、「倫理與政治」及「美好社會及受過教育的公民」等。這些都是牽涉到價值判斷的規範性學科，關心「人應如何活」，以及「人應如何合理地活在一起」這些根本的倫理政治問題。讓我們稱對價值問題的思考和實踐為價值教育。

在今天強調價值中立和專科訓練的大學，價值教育已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大學不再視承傳、捍衛和實踐某些人類價值為大學使命，也無意培養學生某些德性和品格，用來肯定一所大學存在價值的，更多是大學排名、收生成績、畢業生出路、捐款多寡這些指標。在大學的課程設計中，除了某些通識選修課，大部分學生很少有機會在大學中認真思考道德是非、人生意義及社會公正等問題。這實在奇怪，因為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和孟子以降，價值問題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而德智並重幾乎是很多大學校訓的不變主題。可以說，大學教育的非價值化是今天大學教育的顯著特點。

這種現象帶出幾個問題：一、價值教育真的沒有重要性了嗎？二、答案若為否，為甚麼價值教育會嚴重地被邊緣化？三、這種邊緣

*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化，會帶來甚麼後果？四、如果重提價值教育，方向應該是甚麼？本文將嘗試探究這些問題。

一、價值教育的重要

價值教育的對象，是價值。價值問題重要，因為我們的生命離不開價值。人的獨特之處，是能夠作價值判斷，並由價值指導我們的行動。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會選擇做對的事，過好的日子，堅持某些信念，恪守某些價值，並努力活出有意義的人生。我們不是無可無不可地活著，因為我們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不可替代，且只能活一次，我們因此在乎自己，在乎自己要活得好。而要活得好，我們不能只是跟著感覺走，任憑當下的喜好欲望支配自己的行動。相反，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評估，確保自己作出正確選擇。簡單點說，因為人有價值意識，所以人的生命意義必須由價值來支撐；因為人有反思意識，價值的規範性力量必須由理性主體去判斷、肯定和認同。所以，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價值意識和反思意識得到充分發展。關鍵之處，是容許學生自由探索不同的價值問題，包括閱讀人類文明的種種經典，包括討論當代社會的政治及倫理議題，更包括對一己心靈的不懈內省。沒有這一過程，我們沒法理解自我，難以知道想過怎樣的生活，也無從肯定生命的價值立於何處。蘇格拉底在古雅典受審時，對著五百位陪審團說：「未經省察的生命是不值得過的」，其義在此。

我們的價值探索，必須在社群當中進行。人不是孤伶伶的個體，而是和他人共存於政治社群的社會性存有。規範社會合作的制度，打從我們出生始，已深深影響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前景。這些制度決定權力的正當分配，公民應享的權利和義務，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應以甚麼方式對待彼此。制度是人為的產物，而非自有永

有的秩序。作為平等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有正當的權利活在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並積極參予公共事務。因此，如何令學生成為具判斷力批判力、同時對社會有關懷的積極公民，是大學的使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大學應該廣泛開設與人類文明相關的學科，讓所有學生有機會接觸古今中外的社會政治思想，反思不同制度的優劣，從而對人類的生存處境有所認識。

最後，人不僅活在社會之中，更活在自然之中。如何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界定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恆久的問題。但過去數百年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人類完全站在自然的對立面，以佔有掠奪支配的心態對待自然，因而為生態帶來極大傷害。今天，生態危機日益嚴重，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以下問題：人類真的應該不惜代價，無止境地追求經濟發展嗎？人真的是萬物之主，並有絕對權力支配和操控自然嗎？我們有道德責任為後代及其他物種留下足夠多和足夠好的資源嗎？可持續發展及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也許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議題。

由此可見，從人與自身，到人與社會，再到人與自然的關係，均牽涉價值思考。我們作為價值存有，面對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價值，而是如何發展人的價值意識，如何論證和肯定合理的價值觀，以及如何實踐有價值的生活。這理應是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

二、價值教育被邊緣化的原因

這一節，我想探討一下價值教育式微的原因。這是很大的題目，在此我只談四點。

第一，這和大學愈趨職業化有關。所謂職業化，就是大學將自身定位為職業訓練的機構，並以培養市場最需要的人才為職志。這從幾方面可見一斑。例如，大學將愈來愈多資源投向那些熱門的職業導向

課程，並以此包裝大學。而在評核教育成效時，大學則以學生能否滿足僱主的要求及學生畢業後的薪酬水平高低作為衡量標準，並以此大事宣揚。至於大學為學生提供的種種課外活動，近年也以增強學生的市場競爭力為本，並美其名曰「增值」。流風所及，學生的讀書心態也隨之改變，無論是選系選科選課外活動，都以實用為尚。而實用與否，說得白一點，也就是看它能否有益於日後的職業發展。

在這種職業化氛圍下，價值教育實在難以展開。原因在哪裏呢？因為職業訓練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思維，目標早已由市場定下且得到大學認同，剩下的只是教導學生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達到那個目標。至於和這個目標不相干的價值，要麼被忽略，要麼被壓抑。讓我舉個例子：現在每所大學都在大力發展工商管理碩士（MBA），並為世界排名爭得頭破血流。MBA的目的，是為商業社會培養精明的管理人才，為企業賺取最大利潤。而一個MBA課程是否成功，則往往看畢業生能賺多少錢。可以想像，在這些課程中，價值思考的空間相當有限，例如它不會質疑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方式是否合理，也不會懷疑追求利潤極大化是否屬非理性之舉。工具理性的能力當然重要，問題是如果整所大學都著眼於此，卻對人類生活的目標本身的合理性不作任何評估批判，那肯定極為不足，因為這等於接受凡主流社會定下的目標都是合理的，而大學的角色就是去迎合滿足這些目標。

第二，在以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主導的現代大學，常常主張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並將所有牽涉價值判斷的問題擱起。這種觀點認為，所有價值命題都是主觀和相對的，因人因社會因文化而異，無法建立任何客觀普遍性，因此不是真正的知識。大部分學科為了捍衛自己的知識權威，於是紛紛從涉及價值判斷的領域撤退，不再觸碰規範性問題，聲稱其工作只是對自然和社會作中性的解釋。這種立場必然導致對「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

合一」(《新亞學規》第一條)的大學理念的顛覆，因為所有學科都不再認為自己有責任和有能力去教導學生如何做人。因此，商學院的目標，是解釋市場經濟的運作，並訓練學生為企業賺取最大利潤；理學院的宗旨，是解釋經驗世界的內在規律，並進行各種科技研究；法學院的方向，則是幫助學生熟悉法制，以便日後成為執業律師。

問題是，這些學科真的可以完全迴避價值問題嗎？難道商學院的學生，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而對其導致的社會不公和生態危機毫無反思？理學院的學生，難道可以埋首實驗，卻對基因工程、複製人以至核能發展等引發的倫理爭議漠視不顧？而捍衛法治和追求公義，難道不是法學院的應有之義？廣義一點看，所有學科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必然是認定其對人類文明的承傳和發展有所貢獻。這些價值認定是否合理，當然可以爭論，而這也正是價值教育要做的工作。問題的關鍵，是一旦承認有這些價值認定，那麼任何學科以價值中立之名排斥價值問題，實際上是大學教育的異化。

第三，價值教育的邊緣化，也和今天社會出現的價值私有化密切相關。所謂私有化，是指本來屬於公共領域的價值議題逐步轉變成私人領域的個人選擇，因此消解了問題本來的規範性。例如，在很多社會，墮胎應否被容許曾是個極具爭議性的道德議題，正反雙方都會提出不同理由支持自己的立場，並在公共領域引起激烈辯論。但當墮胎合法化後，這個問題也就變成懷孕媽媽的個人選擇，不再牽涉道德對錯。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也是類似例子。這種去道德化的情況，其實是多元社會的普遍趨勢，而這和自由主義的理念相關。在一個以個人權利為本的社會，國家容許公民有很大自由去選擇自己認為值得過的生活，這一方面是尊重個人自主，另一方面也是回應價值多元主義的現實。有的時候，去道德化能帶來個人解放，開拓個人選擇空間。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去道德化卻可能淡化，甚至扭曲了某些真正的倫理

爭議。如何針對不同議題梳理其中種種複雜論證，本身是價值教育的一部分。但當未經社會充分討論便將種種問題歸入私人領域時，嚴肅的價值思考往往難以展開。

最後，價值教育在今天舉步維艱，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資本主義早已合理化自利主義，並將其滲透到日常生活每一層面，使得人們不自覺地相信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為所有行動背後的終極且正當的理由。風氣所及，自利貪婪不僅不再被視為惡，反而被當作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並在制度和文化層面得到充分肯定。這樣一來，所謂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自然被理解為不斷尋求個人欲望的滿足，而道德考量則被視為對個人幸福的外在約束，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只要不違反法律，甚麼都可以做」遂成為社會規範的底線，底線之上的倫理和宗教約束則被減到最低，價值追求和德性實踐也就變成個人可有可無的選擇。

三、價值教育邊緣化的後果

價值教育的邊緣化，已是全球高等教育的普遍現象，雖然偶爾有人大聲疾呼，效果卻微乎其微。但這個現象會帶來甚麼後果？答案並非如此自明，因為很多教育工作者並非沒有看到這個情況，而是認為這個情況問題不大。

但由前面的分析可見，價值思考絕非可有可無，而是人的存活狀態。作為具有價值意識的理性主體，離開了價值評估和理性證成，我們根本無從知道怎樣的生活才有意義，怎樣的社會堪稱公正，怎樣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可叫和諧。這些都是人類面對的根本問題。如果大學放棄它應有的角色，只是汲汲於提供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卻不致力於發展學生的價值意識和反思意識，結果必然是學生批判性精神的喪失。所謂批判性精神，是指學生有勇氣有能力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

對各種規範問題作出價值評估，挑戰既有的觀念習俗制度，並在生活中實踐經過合理證成的價值。欠缺批判精神的學生，往往只會人云亦云，跟著主流走，習慣由工具理性支配自己的思考和行動。

批判精神的喪失，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整個高等教育的現狀。這種情況不斷惡化，後果是一代又一代年青人根本未曾真正經歷過價值啟蒙便已離開大學，並安分地進入社會一早為他們編排好的角色。就我所見，他們當中很多不曾有機會深入認識自己，不曾試過和同學激烈辯論宗教和民主，不曾為著某些不公之事而走上街頭抗議，也不曾想過自己那一套自以為天經地義的信念是否經得起考驗。在理應是他們人生最自由最富理想的時期，我們的大學沒有提供那樣的機會，讓這些優秀年青人認真地面對他們的生命及生命背後承載的價值。恰恰相反，大學往往從學生踏入校門那一天開始，千方百計引導學生學會如何在既定的遊戲規則中增強競爭力，擊敗別人，並為自己爭得最多利益。至於這些制度本身是否公正，能否合理地保障和促進個人福祉，以及大學生作為未來社會棟樑應負的責任等，卻甚少觸及。

這絕對不是價值中立！實情是，大學早已選擇站好了邊，然後引導學生走那樣的路，同時卻以中立之名，不鼓勵師生對那既定的立場作出反思批判。這樣的大學，實在難以培養出有見地有抱負有價值承擔的公民，並令社會進步。學生批判精神的喪失，意味著大學基本使命的喪失，而後果則要整個社會承受。

四、價值教育的出路

在這種困境下，價值教育可有出路？我實在沒有信心回答此問題。不過，我可以分享一點個人心得。

從事教學多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即使在目前的環境下，不少學生還是對價值思考有很大的投入。還記得初為人師時，我和許多人一

樣，以為香港學生對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以及應用倫理學這些課題不會感興趣。出乎我的意料，還是有相當多學生（並不限於政治學系）一旦接觸價值問題，馬上被其吸引，更會主動閱讀文獻，積極參與課堂內外的討論，甚至對生命和社會的看法產生根本改變。每學期教完一門課，網上論壇總是留下學生無數的發言，從中在在見到他們對哲學、政治和人生的關懷。為甚麼在一個充斥著相對主義和自利主義的社會，學生會有這樣的學術熱情？我的觀察是：這些學生在生活中已意識到價值問題的重要，而且被這些問題困惑。他們渴望解惑，渴望知道甚麼是好和甚麼是對。可惜，今天的大學，已很少討論這些問題的知性空間。因此一旦有這樣的機會，自然激發出學生的求知欲。

這教懂了我很重要的一樣東西：當在教學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千萬不要先埋怨一代不如一代，也不要投訴學生沒有求真求善之心。責任往往在我們身上。是我們沒有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讓下一代好好成長。

要改變這個處境，首要的是大學必須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肯定價值教育的價值。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到底大學應該培養怎樣的學生？無疑，我們可以列出很長的一張清單。但無論這張清單多麼複雜，我們總難以否認，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使命是育人。人是教育的中心。我們希望透過教育，提升人，轉化人，鼓勵學生培養德性，並活得自由豐盛幸福。我們應先立其大者，並以此為大學的目標。有了這目標，我們才能看清楚價值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時看到市場化職業化專業化和這個目標之間可能出現的張力，以及當張力出現時應該如何取捨。

下一步，是容許和肯定教師將教學視為首要工作。這個說法看似荒謬，難道老師的本份不就是專心教學嗎？實情卻非如此。不知打從

甚麼時候開始，大學之內隱隱然有這樣一種不成文共識：想在大學生存，必須不花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學校評核重視的是研究和出版，不是教學。所以，用心教學，等於和自己過不去。這種將老師從學生身邊趕走的制度若不改變，價值教育也就無從談起。道理淺顯不過。既然教育的目的在育人，育人的責任在老師，老師不能盡其責，目的也就永不能達。做過老師的人都知道，理想的教學，是心靈與心靈的相遇。要啟迪學生，老師需要言傳身教，傾注大量心力和學生對話交流，更要像園丁那樣關心每個學生的成長。記得初入行時，有前輩語重心長對我說，教育是講良心的事業。這些年下來，我才稍稍明白箇中深意。良心是向自己交代的，是自己加諸自己的道德責任，而不是為了甚麼外在好處。但在今天的大學，要保守一個教師的良心，一點也不容易。

再下一步，即使我們重視價值教育，也要打破將它當作幾門課程，又或專屬某個教學部門的思維。要有效發展學生的價值意識和批判精神，大學要有一個整體的教育觀，並將價值教育的理念滲透到大學每一環節，包括主修課程和通識教育，書院生活和學生團體，以及種種課外活動，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讓學生時刻能夠思考價值，實踐全人教育。如果不同環節支離破碎，甚至彼此扞格，那必然會事倍功半。但我們得留意，全人教育不是要人無所不能，又或每樣知識都涉獵一點，而是希望將人發展成完整的人。錢穆先生撰寫的《新亞學規》第十六條對此有所說明：「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智識，但多方面的智識，不能成為一個活得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智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智識而求智識。」這就是說，一個完整的人要有完整的人格，也就是為人的一些好的品格。但這些品格是甚麼？這必然牽涉到我們對人性

及價值的了解。這再一次說明，一所大學不可能在這些根本問題上保持中立。它必須告訴學生，甚麼樣的人格值得追求，以及大學教育如何幫助他們實現這種人格。

最後，大學必須創造一個活潑多元，兼容並包的學術氛圍，讓師生在其中自由探索。價值教育不應是獨斷的、教條的、家長式的灌輸，因為我們要尊重每個學生都是獨自主的個體，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同時懂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大學不應將學生倒模成千篇一律的人，而應鼓勵他們發展個性，活出自己的生命。有人或會馬上問，既然推崇自由多元，豈不表示大學要在所有價值問題上不持立場，任由學生選擇？並非如此。言論思想自由是大學不可動搖的基本價值，但在自由之外，一所大學還應有其他教育理想和價值堅持，例如鼓勵學生熱愛真理，實踐民主，重視環保，關懷弱勢社群，在乎社會公正，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

無疑，當大學希望學生具有這些德性時，它已宣示了某種道德取向。我在前面已指出，沒有中立的教育。教育的精神，總是將人由一種狀態帶到另一種更好的狀態。因此，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價值取向，而在於這些取向是否合理，以及在具體的教育環節中如何推廣這些價值。對於第一個問題，當然不能由一兩個人說了算，而應在校園有廣泛深入的討論，容許師生平等參與，形成良性的知性互動，從而為這些教育理念找到厚實支持，並逐步鑄造出一所大學的精神和格調。對於第二個問題，大學當然可以嘗試不同方式去實現這些價值，但大方向一定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並且經過理性反思後才認同這些價值。只有這樣，這些價值才會在學生的生命中生根。退一步，倘若這些價值得不到廣泛認同，學校也應尊重異見，容許討論繼續下去，並在必要時修正原來的立場。

所以，真正的自由教育，不代表大學要放任不管，隨學生喜歡怎樣就怎樣；也不代表大學要偽價值中立，不敢有自己的價值堅持，任由主流社會牽著鼻子走；它所期盼的，是提供一個自由的環境，容許自由的人在其中自由思考，學會分辨甚麼是好的和正當的價值，然後在生活中好好實踐這些價值。

